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六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6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唐順之曰太史公
創史記列傳蓋以
載一人之事而為
體不同迨後兩漢
書三國晉唐諸史
則第相祖襲而已

補方世曰本紀列
傳後皆有論惟伯
夷孟荀合傳與論
為一故無後論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敘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
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今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外為列傳
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

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
佛道齊妙與法乘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
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

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
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
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
綜宥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
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
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

F0028-(16)

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
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
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
以韓非與商君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八五篇又書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
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

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道於中嶽潁水陽箕山之
九洲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
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
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卜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
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卜隨務光者不概見何以哉故言
唐順之曰此傳如堯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續起玄入城○陳沂曰傳伯
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

伯夷之義言下隨
務光雖見於他說
而六經孔子所不
道無從考信也
季塗曰傳體前叙
事後議論獨韓退
之王承福傳敘事
議論相間頗有伯
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叙
事傳之變體也○
唐順之曰此傳如
堯龍不可捕捉又
曰勢極曲折詞極
工緻若續起玄入
城○陳沂曰傳伯
夷先言由光等因
其有逃讓之說也
明其不足信也○
王慎中曰當堯之
時環康衢而處者
皆可以為巢許而

混不見稱二子者
以不屈為高而來
堯之見求及以辭
而逃之見名為高
而傳子後不異哉
讀史者方且決其
事之有無以闢傳
者之妄乎以為正
使知好事所談以
為實用尤不得侈
以為高耳
董份曰先叙登箕
山見有其人也
按堯讓許由蓋
莊周言言秋大
下為不足道耳
太史公言有許
由塚乃明其實
有是人而又曰
文辭不少概見
則無堯讓之事
已隱然言外矣
謂方苞曰言孔子
謂夷齊無怨親軼
詩之意似亦不能
無怨也

何以稱焉為不
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

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
光負石自沈於潁
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
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
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不食周粟而餓死
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
怨詞也故
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
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
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
索隱曰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謂劉氏云益者疑辭蓋
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伯夷列傳
二
鳳文館藏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米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親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焉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大史氏天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在按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熒農虞夏敦撲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嗟嗟

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非耶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

歸文王也觀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大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哉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賊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益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增補史記平水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與跖同音之

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賊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賊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

肝而舖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柳下惠音資音千餘反劉氏音音如字音休李反恣睢謂恣行為難惡之貌也○正義曰柳下惠曰目怒貌也言盜賊兇暴惡戾恣睢怒目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水漢大陽縣也又即此也

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畏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行

非公正不發憤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飢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王直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何自而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

李夢陽曰顏大猷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

論方苞曰伯夷餓死而歎為善者史八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陷正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有時而得禍為惡者有時而蒙福天道無知人情所以不能無惑也○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受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天妬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慨憤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聽暫遣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取之言是非故云儻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凋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眾木亦有不凋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九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上之清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

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素行立名後代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

貪夫狗財正義曰狗財逐反狗求也

烈士狗名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至

眾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情益馮恃矜其生也鄉誕生作

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

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

聖人作而萬物覩柱礎潤謂同德者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伯夷叔齊雖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索隱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

閭巷之人欲砥行索隱曰砥音砥

非知天也

論方苞曰言聖賢所重者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豐悴榮辱而亂其德也

論方苞曰馮者任也任其生之所之而賈賈焉所謂誘然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

論趙恒曰是遵何德哉曰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重豐致疑於天人之際有似夷齊之不能無怨也直至道不同以下乃決言不重彼輕此而所以無怨之實也疾沒世而名不稱一句乃一篇大意言生前之富貴不可求而沒世之名乃烈士之所徇亦猶貪夫之徇財夸

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

閭巷之人欲砥行索隱曰砥音砥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

四

鳳文會集

者之少獲與庶之
焉生各從其志也
至巖穴之士云云
繳束通篇大意照
管疾沒世不稱之
語也以湮滅不稱
者為可悲則夷齊
得夫子名顯者為
可無怨明矣
茅坤曰論歸于正
輔方苞曰豐引孔
子老子之言而繼
以此語言自聖賢
言之豈以若彼之
富貴逸樂為重若
此之困窮禍災為
輕蓋君子之所謂
重輕與俗異
董份曰妙處在難
引經傳較若出諸
已而縱橫變化莫
測其端尤特瓊詭
右人乃有改正伯
夷傳者繆矣
楊外菴評曰春秋

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久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及覆噬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專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難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避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成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文公生之命在左右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承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諫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
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去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于
長愛奇哉

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吳泰伯列傳直
伯夷貴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虛穢條
質服荆楚夫差克
齊于香島夷信話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知由
光不少概見則向
之西山餓草軼詩
焉者豈舟之木消
風釋矣又何怨此
太史公縱橫妙處
羅大經謂東坡亦
賦
步驟此傳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
砥行立名者必附
青雲之士也此一
篇大意若不如是
則首尾似不相貫
而引由光事少味
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
無常天道難知即
沒世之名亦有不
可知者或有所附
而彰顯或無所附
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
世者尤足悲也○
按丹鉛錄云青雲
之士謂聖賢立言
傳世者孔子是也
附青雲則伯夷顏
淵是也後世謂登
仕路為青雲謬矣
趙恒曰伯夷叔齊
雖美以下大意言
夷齊以烈士徇名
得夫子序列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
夫巖穴之士砥行
立名如夷齊者后
世不遇夫子而名
不傳為可悲耳通
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
也趨舍有時言其
所趨在此則所舍
在彼趨富貴則舍
令名趨令名則舍
富貴若此類若伯
夷之類也正義所註
似未明

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久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及覆噬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專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難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避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成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文公生之命在左右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承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諫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
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去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于
長愛奇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久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及覆噬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專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難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避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成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文公生之命在左右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承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諫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
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去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于
長愛奇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久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及覆噬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專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難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避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成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文公生之命在左右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承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諫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賢附驥
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去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于
長愛奇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巖谷 條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	---	------	------	----	-------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姓之後，管仲之子敬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功，不可及也。

管仲之出處，而以言受鮑叔之知，而伯之相，略而所以一傳畢矣，亦傳之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鳳文館藏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增層隆曰綿綿之
 葛在於中野良工
 得之則綿絲不得
 則稿於土不得相
 知則沒世而文亦
 不見管子信才賢
 微鮑叔則齊國一
 紫四耳故仲所為
 鴻也鬱烈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子貴
 叔也余故高其義
 及等類時實為之
 立祠云

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氣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

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

四維不張國乃滅管子曰四維一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異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歷道所以知已者答之且曰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王鑿曰此

十餘世是言鮑叔
 而索隱所註似言
 管氏不知何故
 唐順之曰子鮑叔
 案

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劇○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實也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

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蓋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管晏列傳

機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

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耳今

身爲之何論匡合即群百夫麾蓋之

下亂矣吁嗟乎管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

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也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二里鼎足山又云齊晏嬰塚

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外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

知我而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

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何維其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爲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按

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

以掩拒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

同當以戰國策爲據

補方苞曰晏子之事亦人所共知故本傳不復敘列與

管仲同而總論其爲人即於序次其顯名諸疾見之與

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

○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

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

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也既見其著

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

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

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

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能相親也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

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補方苞曰於管仲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三

史記評林

傳敘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玷正與食不重肉不重帛

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亦難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

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之義慕仰在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曰太史公

揚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愛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錒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察行餓死者同乎哉

載越石父及御者一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述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字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貪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庶節過之越石父稱誦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賢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祁缺之妻謚其夫敬與執益之妻羞其夫為人御此第田婦僕妾者等而卓識偉行有足多者乃知世間未始無賢婦

春秋戰國八列傳頗其闕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貴之○

御者見謙慎光緒曰春秋時

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季陵故設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駿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激仰羨之詞其會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季陵故設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駿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激仰羨之詞其會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一

管晏列傳

四

巖谷脩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於數人合傳者皆有義法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瀾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面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

三五達理日月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抱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廼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

有眼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書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正因吞之即有眼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華必考教眾理達成聖學乃華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

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

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

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枯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

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首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

鄉祠老子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

所生地也 **耳漫**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

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

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 **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

隱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一

遷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或者
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
老莊申韓為一家
而推老子為深遠
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
為本無事功可
考太史公立傳
只據其語孔子
之言與孔子贊
之語及令尹
喜強之重以
繫其平生而以
莫知所終結之
中間連用或曰
或言而又緝以
莫知其然否正
應莫知所終句
後隱君子句與
自隱無名子將
隱矣相應至老
子之子一段則
據其苗裔以竟
其所終耳世之

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
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
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
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
蓬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
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
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迺遂去至關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尤函谷關
關令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
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干偽反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天也
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

學老子數句乃
儒老不相能本
旨無為二句一
篇之案却於未
後鑽之萬鈞筆
力也此傳始終
變幻真猶龍哉
余有丁曰按蓬累
而行謂積累蓬
若今之笠然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
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
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
於蒙山之陽荒蕪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
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古好事者據
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
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
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
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
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子大始之先起于無
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一十九年
徐
曰實一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一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
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
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
正同尋其意義亦不違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
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
干應是魏邑名也
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
所謂邑亦如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

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逃

邪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正義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

曰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

子者則緇儒學索隱曰按緇音黜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也捨禮樂

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黃篇之末

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

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何維騏曰按莊子列子所載關尹子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名周周嘗

之論其旨微妙似道德篇班固藝文

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

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說者曰即關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

今尹喜也補方苞曰老子本以周衰隱身遠去

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篋猶言開以詆

楊慎曰老子傳著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

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又旁及畏累虛元桑子傳之變體也補方苞曰前言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後言太史儋儋後孔子百二十九年而中間入老子年數蓋謂老子隱去其年壽所極世人亦莫知其真故與老萊子太史儋

相混也又老萊子與老子同時同國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郭氏畏音於

而著書言道家之用周太史儋與老

也索隱曰音鑄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讀

老莊甲韓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先物莫敢先請諡曰教厥教在玄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

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向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也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新序曰由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非為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

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況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自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也柯維騷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學未

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

交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

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入主臨事任用非常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

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

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入主之心恐犯逆

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

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

也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及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

故也又言益陌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未知之何漁父

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知之何漁父

可強此言有無為之理順則無為強則有為

按空語無事實即前所謂寓言

補方苞曰屬連也書文字也莊子之

文以已意連合二字而不見他書者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屬文館

名為務脫不得此難是難
其要本歸於老尚非極難
子之言一句意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八臣陳末射尊重之意實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

增王世貞教士贊曰莊生漆園沈洋自恣抑彭等為說皆孔氏笑謂楚相擬牛以譬上下千載莫得而鼓請謚曰教厥教道遠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異賤必棄遠矣
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

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

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疎遠之

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聞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實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入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

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實前入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

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實前入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曰入主有過失之端指而引美善之議以推入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正義曰渥澤滿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

是者身危
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敗則見疑知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攻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

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本紀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八主已營為而說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
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事情乃為刺譏間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
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為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音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正義曰說入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

論其所憎
正義曰說入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

論其所憎
正義曰說入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

論其所憎
正義曰說入主愛行人主以爲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五二

官

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寡更急暴而思效之植松枯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健足以前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

則以為嘗已 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情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已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索隱曰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正義曰怯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鄙陋乃成倨傲侮慢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勢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索隱曰謂人主自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

自多其力 索隱曰謂人主自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

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自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入巧奪天致揣摩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史術亦甚難哉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其事之成敗利鈍言無傷甲也

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

大忠無所 索隱曰謂

拂辭 索隱曰拂音佛犬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發諫即不拂悟於君也

迺後申其辯知焉 此所以親近不疑

大忠無所 索隱曰謂

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

大忠無所 索隱曰謂

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爲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云喻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蓋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 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湯道是也

百里奚為虜 正義曰晉世家云襄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勝秦穆姬也

皆所由于其上 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庖廩是汗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

不至適足取滅說難為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補方苞曰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按行即諫行言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

補方苞曰也當作他如晉欲伐陸渾之戎而假於祭維是也

余有丁曰按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為借我而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補方苞曰慮事周備而悲陳之也

按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補方苞曰大忠悟言皆謂所說之人也彼自以為甚忠信則應

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

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

于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

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

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

也。正義曰龍強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狐憤五蠹

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

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弇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

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益於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

答云云廼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臣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七二

官

歲

之如嚮而辭無所拂彼自以為獨悟

則無改其瑕隙

補方苞曰節當作節謂直指是非以匡飭君身也

按晉世家滅下有虞虜二字

光緒曰韓子汗也之下有今以

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

世十五字文氣較順

補李廷機曰總宋人關其思二事而斷之以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文

有關鎖

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邵寶曰。此其事在彌子瑕。不足論者。若夫仁人。則母病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則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于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卒於子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窺西垂。莊蒙羽。羽中言。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凶。李斯。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久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嘗為之解。其說如此。○子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惡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諫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予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

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按此下方結出說難王意

增李廷機曰。後來李斯下獄。欲自陳。小竟為趙高所沮。此天道好還之理。此商鞅坐舍。入無驗者。而卒以自殺。何異。

增補史已平本

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豈苟然哉。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有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網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主。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耳。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慎到。趙爽。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希。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如申屠嘉。如鄒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窋。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皆出于老子。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水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揚慎曰此書多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曰先黃老焉何耶○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以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入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謂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吳興凌稚隆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歸有光曰簡明勁直亦與事稱茅坤曰列將傳以兵法為案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其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昏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其計中而不悟耳
 魯盧齊治曰齊景
 公時晉伐阿甄燕
 侵河上齊不能禦
 晏嬰乃薦穰苴為
 將直未出師以後
 期誅貴人莊賈以
 君之使馳道斬其
 驂駟二國聞之各
 解圍遁去此所謂
 先聲以奪敵之氣
 不戰而屈人之兵
 幾神武矣由是景
 公寵之而齊國之
 兵民文武悉歸心
 於田氏蓋手足之
 疾愈而腹心之病
 不可救矣故予謂
 田氏之篡齊晏嬰
 與有罪焉穰苴齊
 之宗人田乞也
 唐順之曰此與孫
 子斬寵姬之意同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
 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
 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
 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
 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故也遣使者還
 漢以後不可行矣吳寬曰兩狗三軍則三軍無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吳待燕晉開風
 散師而後知勝哉直可謂知兵者茅坤曰將必有此一著然後能訓軍於宛委餘篇云司馬田穰苴傳人

或疑之以左氏不
 載也按晏子云景
 公飲酒夜移於司
 馬穰苴之家前驅
 欵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
 曰諸侯得微有兵
 乎大臣得微有叛
 者乎君何為非時
 而夜辱公曰酒醕
 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將軍樂之穰苴
 對曰夫布薦席陳
 簋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此事可入
 傳

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
 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此
 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
 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入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
 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己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
 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
 田乞田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
 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用兵
 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為侯似關也。楊慎曰：少褒言溢美也。趙恒曰：閔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閔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閔廓深遠之文亦少褒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況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疆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潘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潘王之臣嘗為潘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按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臆與龐涓俱學兵法，而臆以兵法為齊威王師，及死龐涓顯當時傳後世者皆兵法也。篇終結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

二字與首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寵姬二人此與田穰苴斬莊賈同律
何大復曰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齊王用穰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願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
楊慎曰不願下觀蓋有憾于殺二姬也
方苞曰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傳中曰孫子與有力焉古人不苟於言如此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圖問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

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郢三晉西伐秦以相起故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別事也孫臏在齊田忌容耳其再破魏兵皆田忌將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鑿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枹鼓之間乃有欲祖之為陣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穢義當為擊非才戟也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期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擻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戰則其怒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亢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

王整曰攻其不備

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

陵至二十七年十一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

茅坤曰孫臏滅魏與韓信背水陣同趙危地非為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趙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職矣孫臏疾走大梁故知龐涓之輕之

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

以齊為法也日為滅竈則可以誘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窺而吾為伏以籠之矣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

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龐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

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

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

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

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

唐順之曰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傳論見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唐順之曰借惡者語敘起事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子君也

不宜用魯君字
 王世貞曰大史公著吳起殺妻求將事而韓非子亦云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合二說見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
 王維楨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茅坤曰指循者將之先與穰直同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采又云節廉

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王世貞曰余將適齊渡清河抵太行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分界兩山相對數百丈巨壑絕無底中為磴道石梁如玉雪意吳起所謂五孟門右太行者即此兩山相對者也信險哉姑記之按此與文侯時李克翟璜論相同律

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行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

按太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括上文僕言一段毫無滲漏何等筆力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略惜哉
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魯則魯君疑之將魏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蔡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

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知不合不足怪也
黃震曰：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議孫臏策，屢謂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具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必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按孫臏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二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囚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十二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別孫臏策，龐涓起相魏，西河稱賢，慘斃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孫子吳起列傳

五

鳳文館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

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

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

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

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

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無忌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

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

建守城父。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茅坤曰：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足

練又曰：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

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

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嘗康王靈王

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神

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

勝智，蠡智勝勇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

增茅坤曰伍奢此諫與無忌相反宜平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乎何過

邵賈曰伍尚之就死正也晉之逃生權也雖然晉豈真知權哉晉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讓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此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其也晉豈真知權哉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太子語以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音火詭反○索隱曰鄒氏作詭詭罵也音迨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

雖然為尚也易為晉也難
凌約言曰傳子晉不於郢也故一傳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也白公復又仇也此敘事之微也
茅坤曰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晉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
按此一節描畫極工

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鳥還反○索隱曰劉氏音音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

茅坤曰子胥入吳日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書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粟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鼻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一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梁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

其詳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

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駟案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亡費反王不聽遂以其

也員之毀人亦大矣使僚有子如員之屍將能免乎是尋刃之道也惡得賢

茅坤曰聯其響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補方苞曰鄖小國楚滅而邑之封曼成然楚邑長皆僭稱公春秋傳諸侯縣公皆實寡人是也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寶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議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綢案子常公孫尾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

五戰遂至鄖鄖楚都○索隱曰鄖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

鄖昭王出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秦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上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

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鄖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二百然後已

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今子

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

施之索隱曰到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讎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綢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作稷丘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鄖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綢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鄖徙於郢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雙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

所當仇者實无忌也按楚既為之殺

無忌滅其家昭王

又使人謝先王之

過而勉之歸則子

胥亦可已矣而至

鞭平王尸其已甚

哉

王世貞曰哭秦庭

而救楚者左傳以

為申包胥戰國策

以為楚冒勃蘇此

非二人戰國策之

誤也

補方苞曰荆蠻吳

越更疆齊晉伯統

並絕惜魯用孔子

而不終也

茅坤曰伍子胥之

入吳也以報父仇

一番事業已了故

特著一摠案

魯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

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檣謂太子夫差曰

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檣柰傷將指卒於檣是也解在吳世家

軍卻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曰

伍子胥列傳

卷六十六

四

鳳文館藏

按越絕書云

為入覽聞辨見
目達耳通諸事
無不知聞慮用

之伐楚有大攻
還吳王以為太
宰闔廬卒詔見

夫差內無柱石
之堅外無斷割
之勢諛心自納

操獨斷之利夫
差終以從焉而
忠臣箴口不得

一言詔知往而
不知來者也
增屠隆曰連下吳

王不聽句為服月
增陳沂曰與謀國
事以子胥之謀益

疏子胥之謀此三
謀字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

吳力得報又仇改

爾忌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忌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

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

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

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

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

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

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

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

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

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

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

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

盡忠謀如此

楊循吉曰出謀臣
于外太宰詭以計
疏遠之而陰欲以

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
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
此一著以之賈諷
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諷而
文自佳足以動吳
王矣

王蓋曰賊臣乘間
以讒賢者

鳳文館藏

音椒○索
隱曰又如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正

義

李東陽曰數句連用我字若字文法奇崛與張儀激楚相語同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廬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于是為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勇士也歟
茅坤曰子胥念患如是則其在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讒之所由興也增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怵慷士重義輕其軀壯哉白日心皎皎當不渝解劍豈徒爾投金

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鏹音錄子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公也左傳云樹吾墓積槨可材也吳其必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丸反抉亦決也懸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謂閭門也今名葑門子胥濤濤羅城開此門有鱗鱗隨濤入故以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革夷榼形○正義曰盛音成榼音成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家平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盞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南今廟見在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

表區區入郢已覆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千載下以為壯士模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語之奸而區以為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語以不忠于君高祖斬丁公以狗不忠于主此二事可以為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邊通縣東南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鼻音伍子胥初所與俱臣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

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自

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于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

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

朝索隱曰左傳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

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

楚之大夫王之負楚惠王而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公聞

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公之徒敗而走山中自殺正義曰

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

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

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

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

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負獨

忍詭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扶眼葉德

蘇子古史曰伍負以父兄之怨被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

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直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凶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

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

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中之屬

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絲廢而禹與是也以無

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

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

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

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隱谷之中

以示其所遭之不辜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

平王乃胥之讐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讐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

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服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

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讐付之胥也是雙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

王維楨曰太史公

蓋以自見也

按子胥以忍成

功自公不忍故

敗

增趙恒曰周禮殺

人而義者令勿仇

故曰父不受誅子

復仇可也伍胥父

兄為僇於楚而非

其罪故曰怨毒言

殺人而非義也故

以胥若從奢死為

不義而以能隱忍

以為復仇之志為

烈丈夫也自公勝

所處乃全列既殺

子西乃聽石乞之

計而自立為王是

篡也則其功謀亦

不足道矣自公自

立見楚世家

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讐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讐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蓋乎遐邇子胥誠當此時及旃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念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塞宰嚭之口都屬鏖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葉散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皆異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

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正義音癖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柴也愚何晏曰愚愚直之愚由也

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嘖嘖○正義曰吸音嘖○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

所以勵賜也二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

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質銅鞮伯華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鳳文館藏

作懸置字子象而
祀典不及焉家語
薛邦字從甲續字
子周與史記載鄭
國申黨同字此則
邦即國也續即黨
也與琴牢琴張自
是一人而傳者訛
耳論語釋文申振
鄭康成云蓋孔子
弟子申續史記云
申黨字周家語云
申續字周今史記
以黨為黨以續為
續其為訛寫無疑
後漢王政云有燕
羊之絮無申黨之
怨是以振為黨也
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振今圖有
黨無振是以黨為
振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振俱列從祀
一人而為二人薛
邦之為鄭國姓氏
猶頗相遠一申猶

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犬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
方不忌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
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藏文仲已
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
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區見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祈
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
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
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
曰錡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
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單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
也。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爾有是夫
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

二琴也不死薛邦
而二申復並祀焉
不已濟乎臣乞今
日補增縣置爵號
列諸從祀而刑除
所重祀者著于今
式若公伯寮乃李
氏之黨非孔子弟
子遂伯玉孔子之
所嚴事不當在弟
子之列此則不容一
日不正者疏上覆
下禮部議今摘附
于此至嘉靖中我
世宋肅皇弟從輔
臣之議果存振去
黨而公伯寮秦冉
顏何俱罷從祀遂
伯玉林放各祀於
其鄉一如何氏
識焉程學士亦有
考正孔廟祀典議
具經世宏祠中
蘇軾曰昔孔子以
簞食瓢飲賢顏子
而韓子乃以為哲

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
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
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骨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孔子魯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匹。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
夫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
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
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

人之細事何哉蘇
子曰古之觀人也
必于其小焉觀之
其大者容有偽焉
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于破
釜能得猛虎不能
無變色于蜂虿孰
知草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
論語孔註釋作
釋
禮記委餘篇云述
異記言曲阜古城
有顏回墓墓上石
楠樹二株大可三
四十圍土人云二
回手植之木按顏
淵死僅年三十二
貧不能得門人厚
葬之豈有預營塚
墓手植墓樹之理
耶茅坤曰冉伯牛
里嘗事孔子終身
不仕浴之人何以

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仲弓
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
騂赤色也角者冉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
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
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復問子路
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子曰行之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自
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少孔子九歲子
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犴豚冠以雄雞佩以犴豚二物
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
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皮注左氏云古
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

廟而祀之浴之西
五里冉子墓在焉
豈孔子門人各以
其學授諸侯之國
而冉子死於是耶
然考之冉子死而
孔子與之訣蓋死
耶也豈冉子嘗授
學於浴既返而門
人或得其所遺衣
冠遂愛其道哀其
死而相與謀葬之
後之人因墓以廟
邪予又嘗疑孔門
諸從游者孔子亟
稱之不置至伯牛
則必一言一行傳
於齊魯論家語律
官野史之間特孔
子哀其疾之詞耳
以予觀之冉子當
言不出口恂恂儒
者也彼其所整游
谷處夷然託行隱
君子之列百世之
下固有聞風而祖

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
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
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
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
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
未及行故恐後有
聞不得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
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
者唯子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索隱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
索隱曰肇字永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孔安國曰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
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夫索
備臣數而已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豈者矣、
論語孔註無故
曰二字
王維慎曰子華怪
之二句則不及論
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
子路無恒之庸
人未入聖門時
戴雞佩豚勇猛
無禮開誦讀之
聲搖雞奮豚揚
唇吻之音聒聖
賢之耳惡至甚
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關
導庸進猛氣消
損驕節屈折卒
能政事列在四
科斯益變性使
惡為善之明效
也
何孟春曰勇者不
難死而勇於義者
能處死子路推衛
難結纓而死夫子

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
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
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亾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
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蕢賸
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謀入孔悝家遂
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
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
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
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
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
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嘗言由不得其死
然而子路之節如
是慷慨赴死從容
就義由寔兩得之
寔由之勇天資也
其勇於義一力之
所至也而議者猶
貶其死為過勇何
哉

李廷機曰史記
孔悝之難賸懼
乃下石乞壺擊
子路斷纓子路結
纓而死據論語隱
義壺賸一曰孤賸
以詐墜子路折股
畏其目光不敢前
曰請覆子之目子
路以衣袂掩目遂
殺之又師覺授孝
子傳子路之子仲
子崔欲報父讐殺
孤賸告於夫子夫
子曰行矣靈知之
日君子不掩人之
不備須後且以蒲
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
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雕琢琢刻畫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予我田闕爭罷

弓木戰與子雀戰而死然則狐壓益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雀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柯維騏曰按闕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闕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幸我也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証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未足多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池索隱曰越絕書其池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

不然幾厚誣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子我之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茅坤曰子貢抹魯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守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徒譽者或過其實

增補史記評林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五 鳳文館藏

毀者或損其真子
貢雖好辨詎至于
此耶亦所謂毀損
其真者哉
會何孟春曰按韓
非子曰齊將攻魯
魯侯使子貢說之
齊人曰子言非不
辨吾所欲者地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
兵伐魯夫子貢使
齊或有之未嘗之
吳之越之晉也且
子貢以言語稱孔
子謂其言而中多
言而已何至若是
果若是則子貢乃
真口舌之人便覆
之徒何以爲子貢
李東陽曰兩用
名實字究是戰國
氣質

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田
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
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亾魯實困疆齊智者
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
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亾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
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
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
惡猶畏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王喻語與此同
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仲
尼弟子列傳獨
惜其以說客目
子貢屢欲捃拾
諸書稍雅馴者
以補傳而去其
說吳越者尚未
能也今爲詮次
一二于左其傳
曰端木賜衛人
字子貢少穎悟
孔子常春之其
博聞淵識具魯

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二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
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
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
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
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
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音結亮其志王肅曰激
射其志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論語中嘗適吳見太宰詬太宰詬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知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詬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不可增也天賜其猶一果壞也以一果壞也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詬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適楚東郭子惠問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犬隱括之夢多在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

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喙嚙嚙有漙漙者淵在葦淠深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其敏慧大率類是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卒終于齊茅坤曰子覽太史公次子貢說吳伐齊救魯止越之言滾滾如萬丈洪濤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矣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左傳在哀十三年越入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立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二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貨貨取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喜揚入之美不能匿入之過常相魯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賣收賤也

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 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 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在泰山郡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 爾小笑貌 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 爾小笑貌 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曰二三子 孔安國曰偃之言

學道則易使 以和人和則易使 孔子曰二三子 孔安國曰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

上商字子夏 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上商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 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

曰禮後乎 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 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安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 不得中 國曰言俱 意可與共言詩矣

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為儒將以明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 郡之西界益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 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

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 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

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 卜商神祠 為魏文侯師 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

今見在 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 其子死哭之失明 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谷問國政焉

顧孫師陳人 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 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 問于祿 鄭玄曰于求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 過也疑則

慎言之則少過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 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 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 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包氏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 子張 書諸紳 孔安國曰 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八 鳳文館藏

書弟子傳有姓名 曰野臂子弓子弓 受易於商瞿孟軻 師子思子思之學 益出曾子自孔子 沒弟子莫不有 害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

光緒曰家語云 卜商嘗逐魯見 請吏志者云昔 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 已亥耳讀史志 者問諸晉史 果曰已亥於是 衛以子夏為聖 魏文侯師事之 而諮國政焉

黃震曰謂賜而為 之何足為賜謂非 賜所為其辨說之 辭雖儀秦不之及 何物史臣偽為此 書是當闕疑

韓愈曰子夏之學 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 方之為人荀卿之 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

辭明矣 揚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強晉而伯 越其文震耀其詞 便利人皆信之雖 朱文公亦惑之獨 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白若如 太史公言則子貢 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 之何足為賜謂非 賜所為其辨說之 辭雖儀秦不之及 何物史臣偽為此 書是當闕疑

韓愈曰子夏之學 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 方之為人荀卿之 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

辭明矣 揚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強晉而伯 越其文震耀其詞 便利人皆信之雖 朱文公亦惑之獨 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白若如 太史公言則子貢 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 之何足為賜謂非 賜所為其辨說之 辭雖儀秦不之及 何物史臣偽為此 書是當闕疑

韓愈曰子夏之學 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 方之為人荀卿之 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

論文夫達下有也字

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此言接人也接人假仁者之色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接人也接人假仁者之色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于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

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字子羽

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

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友南游至

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二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

必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子賤

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

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子思曰克伐怨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九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九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九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亾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蔡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焦竑曰楊用修云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冷長災樂天會虫詩序于非冷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按治長辨鳥雀語云啣啣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眾車脚淪泥憤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此且論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治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緄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彘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

語疏豈用修未見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姑附之以省觀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哲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哲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于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

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音遙○正義曰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

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棹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子善之而記載

李武子之喪也

曾點倚其門而

歌若是乎敗禮

甚矣何修之有

孔子善之未聞

孔子善點之修

禮也

光緒曰按此則

易之傳有自來

矣或謂秦焚書

時以易為卜筮

家獨存者恐未

然也

光緒曰按禮云

云成人有其兄

死而不為哀者

聞子羔將為成

宰遂為成人

曰蓋則積而蟹

有匡范則冠而

蟬有綏兄則死

而子羔為之哀

即此可見子羔

之美質矣抑亦

在變化氣質之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楚人馯徐廣曰音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弘

傳江東人矯音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庸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

丘縣東二十里古之州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

邪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

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邱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

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孔子使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克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周愨子路

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孔子曰道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

言也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訛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訛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訛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

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疾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樊遲出孔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敬

不敬

不敬

不敬

後子

論語孔註譜作

論語孔註情實
間有情字

註負子之器論
語包註作負者
以器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信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湧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

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論語何註可下
有反字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于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連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
楊慎曰月宿畢不雨他書有明言其

故者此不取之盡
妙處正在不說破

宋濂曰有若狀似
孔子共立為師此

都魯間野人語耳
觀孟子書則始嘗

誅之後弗克舉安
有撤座之說乎

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封遇大耋長之二世九一兩寅木為世八五丙子水為應世
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丙象民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類同云何以知之丙象是本子一民
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斗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冉子

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

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可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以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世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自

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列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亦更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

按此一段結上起下

漆雕哆音赤字子敝。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二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秦冉陳亢

縣置三人

公夏首字子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哲。正義曰衛人

門子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商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按徒父字子有

正義註已出上公孫龍下可刪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鄆音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鄆單鉅鹿有鄆縣太原有鄆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墨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光緒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丕。慈鄭玄曰楚人字丕。愚按不慈當作丕。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倡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
補方苞曰秦商字丕家語字丕茲左傳秦厘父生丕茲事仲尼。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異字欽。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欽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異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士。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光緒曰按索隱曰家語云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公西葢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末觀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敘與闕里道在取鄉其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於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歎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闊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懼季路與懼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懼以取衛其不釋惺明矣孔懼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

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嘗會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怠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西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再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一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己加乎人窮與達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水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

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譽，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

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

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

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

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鳳文館藏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法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敵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補方苞曰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不具而獨詳記商君之法者，著王道所由以滅也。費衮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便為國害，予竊謂商鞅刻薄

法句奴亦同此書
徐中行曰反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
增焦茲曰太史公讀執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可馬
真蓋未見執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執之術無他特特告奸而已故其治不罰告奸者與殺敵同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正義曰民
 刑大小侈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

同賞此泰俗所以日壞而執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厥情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為本不自知其弊耳

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音七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是以鞅為大良造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解勝也疆音

從於是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用不測之刑擊之于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然後驅之戰鬪則死敵罪之獄父與君則不敢違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自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徒木之所致也會宛委餘篇曰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今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乃公致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董汾曰既云作為又云蔡何也恐有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鄭玄曰音與今之斛也而賦稅平平斗桶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攻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

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魏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沐州浚儀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一縣名在弘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二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八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

陳定曰及聽之謂
聽內視之謂明自
勝之謂強及聽內
視者及已視省之
謂自勝云者內有
以克乎己私則天
理勝乎人偽自能
剛而立也索隱謂
守謙敬而人自伏
雖與下文自卑之
言合然恐非本義
也

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
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
秦也。孰與五羸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正義曰以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
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羸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
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
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一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發救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
韋昭曰款叩也。五羸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

田汝成曰歷謂五
羸大夫之德俱本
虛舜有言自早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及五羸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羸大夫
施德相反
化之理命出於口
而教型於身故化
民也深而民之效
之也捷
○詹惟修曰一種
鼠見久則交其前
足而拱謂之禮鼠
亦或謂之拱鼠
唐順之曰出盛車
從明與五羸大夫
行守國中相反

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羸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正義曰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此
五羸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其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
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闕。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齊屈盧之
隱曰闕亦作級。同所及反。邪誕音此。騰反。察音遠。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古良匠造矛戟
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鈐。釋名

徐中行曰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顯岩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薦良以自代歸商於而灌園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茅坤曰辜為商君峻法有比一著纜工

云戰格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特德者昌。恃方者凶。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臣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凶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切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劉鳳曰：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

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去鄭二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及者，遂滅商君之家。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列。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顧誠也。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列。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顧誠也。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新序論曰：秦孝公保靖西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商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齊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冷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凶矣。天下無桓文之君

日以與韓則徒託
之空言而已嗚呼
亦其遇不遇耶

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
思之蔽蒂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
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刑一
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
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
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之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
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
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并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
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取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
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
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
麗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祭刑之輕
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
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